

朱壽桐

紀念新文化運動百年

談「澳門共識」的文化意義

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提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口號（代表民主與科學），標誌着新文化運動的起點。迄今，一百年過去了，中國與世界的歷史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改變。不久前，來自兩岸四地的眾多學者齊聚澳門大學，舉行「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達成了「理性民主、科學發展、文明進步、多元和諧」的「澳門共識」。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壽桐日前接受本報專訪，闡述「澳門共識」的文化意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匯

「澳門共識」並非空洞的口號。朱壽桐認為，「澳門共識」的提出以及對其內涵的闡述，具有非常鮮明與深刻的時代特徵和現實性。現今是一個文化碰撞、文明交融的時期，各種不同的思想、價值觀、歷史認知都在不同角度、不同範圍、不同層面影響每一個人的自我認知。從這個角度看，一個總括性的文化理想與追求，便顯得非常重要。

新文化運動亦捍衛傳統

朱壽桐對記者說：「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化內涵中的核心價值理念，被約定俗成地概括為民主與科學，就是陳獨秀所說的德先生與賽先生，這當然都被賦予了正面的、積極的意義，但這種核心價值理念的推動過程中，是否產生了一些問題？」

他表示，其實百年前人們就意識到，偏激地反傳統，甚至鼓吹全盤西化的傾向，體現了新文化主體立場的偏頗與缺陷；尤其是在今天，當中國人都在重視優良民族文化傳統弘揚的時候，人們就會對新文化和新文化運動持有戒心，持有批判、否定的意向。這樣的情形愈來愈普遍。但朱壽桐認為，這同樣是一種偏激——對於新文化的偏激。「其實新文化是相當包容的，在其運作中雖然確有偏激的反傳統的成份，但也包含了維護傳統、理性地對待傳統甚至是尊崇傳統的成份。胡適提倡『整理國故』，正是新文化主要倡導者的一種文化選擇。」朱壽桐說。

在朱壽桐看來，捍衛傳統的學術派多是留學美國的新派人物，他們的雜誌介紹了許多西洋文學和文化，他們秉持的精神價值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朱壽桐認為，國人需要重新認識新文化，認識新文化的博大和包容，認識新文化巨大的再生能力和對於不同時代的適應力。在紀念新文化運動100周年的時候，他覺得學者應該對新文化的這種博大、包容的內涵有一個能夠體現當今時代理性的認知，應該有足夠的信心對於新文化的內涵進行重新闡釋，並且發揚新文化的優良傳統。

民主價值奠基於理性和傳統

朱壽桐表示，「理性民主、科學發展、文明進步、多元和諧」可以說每組是並列、也可以說是修飾關係。就「理性民主」而言，朱壽桐告訴記者，「民主」是新文化運動舉為先導的一面鮮亮的旗幟，幾乎所有積極的現代理念，如自由與平等、正義與公平等等，都可以在「民主」的理論框架內進行定位。但朱壽桐指出，必須承認，民主的實踐在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有着千差萬別的形態與體態，它們即便處在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對立的狀態下，也可能都以「民主」的面目出現。他認為，五四時代的「民主」精神，應該是一種時代的理性精神，即便是在現代民主體制已經基本建立的社會秩序中，這樣的理性精神仍然是值得尊崇和宣導的。

關於「科學發展」，朱壽桐的闡述是：歷史前進與發展應該是帶着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的良性發展；於是，即便是在歷史的理念展開中，「科學發展」也是對於中華新文化作出的一個重大的時代性貢獻。而對於「文明進步」，朱壽桐特別對記者強調對待傳統的態度問題：「我們的進步必須是有傳承、有秩序的文明的進步，必須是在繼承和發揚優秀文化傳統的前提下所取得的時代性進步。那種以偏激的態度否定和背叛傳統而硬性推進的進步，實踐證明有礙於文明的提升。文明的態度既然是以克服偏激為前提，則在對待異族文明和他國文化的意義上也同樣應取尊重和科學的精神，實事求是的精神，吸取其優良精華，剔除其惡俗糟粕。」

基於對前三組概念的把握，朱壽桐認為，也就不難理解「多元和諧」的意義。他認為，多元和諧是指新文化的活力在於它的多元性，在於它擁有開放、包容的文明範式，並通向和諧、協同發展的內在機制；不同背景、不同基質、不同資源和不同地區的文化，都能夠在中華新文化的時代平台上協調發展，從而構成了中華文明新的發展秩序。

啓示港澳：理性而不崇洋媚外

如今，香港社會對於諸多政治、社會的討論，愈來愈出現對立的情形。「澳門共識」對於港澳這兩個特區，有何啟示性的解讀和意義，是記者關心的問題。對此，朱壽桐表示，「澳門共識」是從當代大中華文化發展的角度，在繼承和發揚新文化的偉大傳統基礎上提出的一種價值理念，並不是專門針對港澳地區的；但作為一種新文化的時代闡釋與重新倡導，應該說在包括香港在內的大中華地區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他說：「我們重倡理性民主，呼籲民主政體和民主社會中的理性精神，在簡單的操作方面說就是吸取特定時代『大民主』的教訓，相信對任何地區、任何社會制度都有意義；而科學發展是任何地區都應該堅持的理性精神；再如文明進步，懷着積極的心態文明地對待各種傳統，包括中華文明傳統和西方文明傳統，既不盲目守舊，也不崇洋媚外，以此求得健康的社會發展和進步，這難道不正是守正持中之道？」所以，在朱壽桐看來，多元和諧在相當一段時期內都是港澳的社會理想，其實這也是從社會文明角度論定的「普世價值」。



百年紀念之外的歷史迴聲

據了解，「澳門共識」的全名乃是《新文化的重釋與新倡：中國新文化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會議結論》，全文如下：

「中國新文化歷盡世紀跨越的風雨滄桑，擁有百年的卓越輝煌，融鑄成中華民族以及漢語世界的價值理念和集體風尚，深蘊於我們的思維、言語、習俗與修養，鑄成了我們的精神、面貌、風格與理想。」

隨着中華大國地位的日益提升，隨着中華優秀文明的偉大崛起，中國新文化作為人類文明愈來愈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的當代發展中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

現今共用於漢語世界，貢獻於世界文明的中國新文化，無疑是百年來新文化偉大傳統卓越繼承與曲折演變的深刻軌跡與輝煌結果。在新文化的傳統運作中，歷史的變異和地域的演化成爲其發展的形態，於是，偉大的中國新文化面臨着歷史性的重新認知和時代性的重新闡釋。

出席澳門「中國新文化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的兩岸四地文化學者，願對新文化內涵和精神的重新作出努力，以此作爲我們從學術的角度對新文化的重新倡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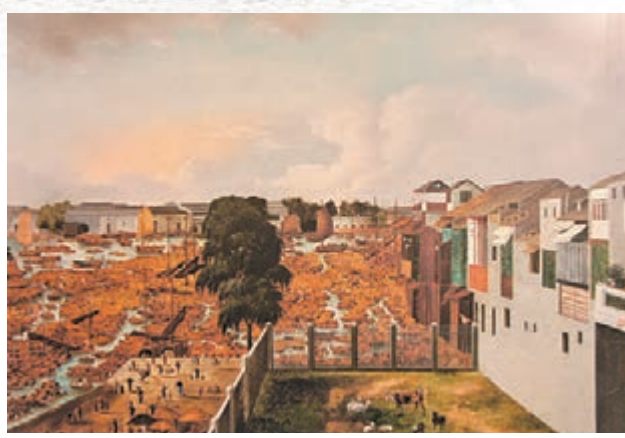
民主與科學既是新文化宣傳時代的文字圖騰，也是新文化運作一直追尋的價值目標。民主包含着平等與自由，正義與法治，民主需要理性的闡釋和理性的推進，科學寓含着真理與實證、創造與發展，科學須以人類福祉爲基本目標。理性民主與科學發展體現着現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價值和必然秩序。

中國新文化是中國文化土壤上茁壯生長起來的文明之株，集萃着中國文化傳統的血脈與精華。繼承和發揚優良文化傳統，體現着新文化文明進步的良好基質。以五千年優秀文化傳統爲肥沃的土壤，新文化在筚路藍縷的自我開拓中根深葉茂。

中國新文化擁有開放、包容的文明範式，促成多元交融、和平圓融的世界文化秩序，廣泛吸納各種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豐富營養，在世界文明發展的格局中自強不息，開拓進取。

中國新文化以通向和諧、協同發展爲內在機制，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甚至意識形態差異，都不能構成在新文化的理性基礎上協調發展，共圖輝煌的中華文明新的發展秩序。

綜上所述，理性民主，科學發展，文明進步，多元和諧，是中華新文化精神內涵的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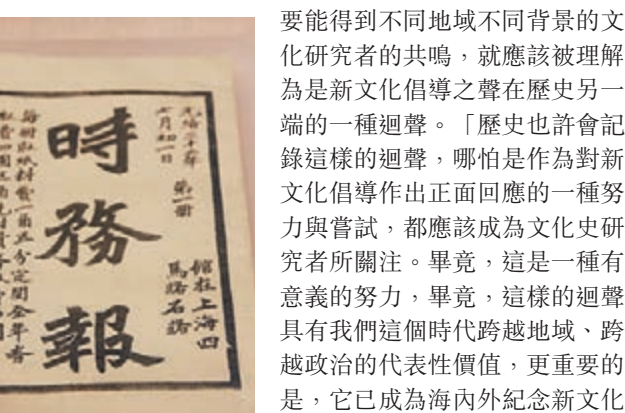


廣州十三行景象，見證了中西方的交往歷程。

括。百年來的歷史經驗和偉大實踐，充分證明了中華新文化理性精神的可貴，它無需長期秉持文化對抗的偏激以拒絕偉大的傳統，也不必盲目操持文化排外的執念而對立於外來文化。和諧的多元可以提升民主的品質，文明的傳承能夠弘揚科學的精神。高品質的豐富的中華新文化，才能真正通向人類精神文明的健康與偉美。」

針對上述文字，朱壽桐告訴記者，「重釋與新倡」的字樣，表明共識中有新的內容，新的精神，需要進行新的倡導；向大中華文化界、學術界貢獻出了兩岸四地學者對於新文化精神的思考與認知，對於當代新文化應有內涵的理解與願景。朱壽桐希望「澳門共識」在某種文化力量的作用下從意念理性上升爲價值理性，成爲人們號召的內容和推進的理念，因為在朱壽桐看來，這畢竟是對這個時代共同的文化精神的一種概括，一定意義上反映着中國人共同的文化價值觀。

「重釋與新倡」新文化運動百年，不僅是紀念，也要有歷史的呼應，這是朱壽桐在訪問結束時提及的一個總結。他說，除了一派紀念之聲而外，是不是應該從當下發出對於新文化先賢哲言與功業的某種迴聲？他表示，儘管這迴聲可能非常微弱，但只要符合當下的理念，只要能得到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文化研究者的共鳴，就應該被理解爲是新文化倡導之聲在歷史另一端的一種迴聲。「歷史也許會記錄這樣的迴聲，哪怕是作為對新文化倡導作出正面回應的一種努力與嘗試，都應該成爲文化史研究者所關注。畢竟，這是一種有意義的努力，畢竟，這樣的迴聲具有我們這個時代跨越地域、跨越政治的代表性價值，更重要的是，它已成爲海內外紀念新文化百年活動的一個絕響，因而其對於中國新文化發展史應具有一定的標記性。」朱壽桐說。



《時務報》代表了近代以來中國人對國家文化與前途的思索。

文、攝：陳匯



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壽桐闡述「澳門共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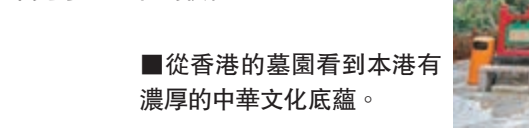
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



孔子是國人數千年來的文化圖騰。



澳門身着漢服的利瑪竇形象寓意多元文化的價值。



從香港的墓園看到本港有濃厚的中華文化底蘊。